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姚臺元可　參閱

彭文憲奏疏

疏　彭時

災異陳言疏

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共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皇上

憂切于心、戒諭群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主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之、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文武大臣、已條陳矣、然德者政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葢止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正與邪而已、正者帝王之道也、邪者異端之敎也、邪正之間、治亂係焉、 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决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聞者竊議、以爲內府一次脩齋、街市

一次騷擾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減去內府脩齋如遇節令止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命令之出不可不慎 祖宗以來凡傳旨必專任人故責有所在事無虛假近來旨意行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多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此事於平日有關政體若有大故便係安危） 皇上凡百事宜惟令司令監官傳旨庶幾命出于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自古賢君及我 祖宗列聖未有不接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令 皇上視朝即退不一

接大臣。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伏望　皇上日御
便殿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
則聽覽日熟而治道成矣。四曰愼賞罰。夫賞罰者。人
君治天下之大柄也。愼賞罰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
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
多。工匠無功冒官職者衆。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
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舊章成憲所宜
也。伏望　皇上節賞愼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則
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伏望 皇上虛心屈已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至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矣。六曰勵官守。夫百司庶府、各有所職、承平日久、事多因循、大槩主於奉 上。而嫌於違覆。所以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下人愁怨。以致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脩厥職、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

司耳目者。但遇事爲民勵官。爲民蠹者。卽便舉奏。毋徇情容隱。然後政善民安。爲可冀也。七曰恤軍民。近者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小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淸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滅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種。其各處衛

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掊刻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則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正、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餘事爲修德之助、德修于上、則群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民情馬政疏

今天下水旱相仍、人民缺食、山西河南陜西三處、急於餉軍。而民愈苦。京畿八府、迫於追馬。而民愈困。幣

賣子女、流離道路者、在在有之、如是而不加存恤。誠恐良善化爲盜賊。則邦本動搖而事日多矣。然欲矜恤非人賜之衣食。家與之金帛也。但省科派。減力役。寬夏秋之稅而勿徵。弛山澤之利而無禁。使民得以休息營生。是卽安養之道。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昔之人君有言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斯言也、施於今日、尤爲切務臣等於民情不能盡述、謹條列一二于後、伏望　皇上念上天付畀之重思、下民仰賴之切、采而行之、斯民幸甚、一皇莊

之名自古無有。景泰存藩邸之舊。　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固已非理。然事因其實猶為有說。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莊田。亦欲立為皇莊。深駭人情。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為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何獨以此之謂皇莊。臣等竊聞外議如此。恐不足為　聖德之光。乞以劉永誠莊田令戶部籍之。俾居民仍舊耕種。以息外議。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為厲禁。此先王仁民之意也。今畿內八府。湖濼數多。若非官府禁地。即為勢

家私莊。但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令人民缺食。又乏倉粮賑濟。請命有司凡所在湖濼。不分官私。許令饑民採取供食。諸人毋得禁制。及抽分稅錢。亦救荒之一端也。一編民養馬。已有定制。計馬徵駒。亦有定期。但令畿內田土日狹。人民艱窘。孳牧虧欠。遇遣官印烙。其管馬官及群長人等。因而科擾於民。實於馬無益。去冬詔令。每馬四匹。聽買一匹。恩已寬矣。然及今有司追併。尚未能買補。乞暫免今歲印烙。仍行有司暫停折買馬匹。一順

天等八府夏麥旱傷，秋成未卜，乞敕戶部早將夏稅勘實蠲免，勿令有司催逼，其他賦役有重難者，許有司申達暫行減免，一近者戶部以將有事河套，必須軍餉，遣官往山西河南陝西儹運粮草，未免刻期取辦，乞令督運侍郎陳俊以大軍未出，宜從緩行事，已起者運赴軍前，未行者量爲停免，庶使三處之民，稍得蘇息，

劉文安公奏疏

疏　劉定之

建言邊務十事疏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於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其自强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

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度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衝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趦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爲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

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使其後興濟往而上皇歸知使職爲重。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

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爲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柰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歛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同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冠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

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皇上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

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況守令之刻

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內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其七曰選將。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此時尚多以微侯為大帥)在於將門乎。(土木以先鋒奔者朱陰平也)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

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

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

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非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則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持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否以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

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况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要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強張承

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寘行而頭質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

何難哉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張安茂子美

郁繼垣選士 參閱

王張二公奏疏

疏 王崇之

遼陽時政疏 遼陽利弊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

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旣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操練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爲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鎭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窓垛口間用土坯灰砌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遮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遇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叅究徃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

不可不急已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廵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　奏請兊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爲修理旣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年查盤外如盤鐵木植甎瓦灰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叅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閘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千戶總兵參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夫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爲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借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追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

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近者奴酋之反亦非撫賞採木採參之人等軍餘士人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牆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為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節年進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觔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用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

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爲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拏問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

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剋軍自養廢職者衆

信乎其然也。如驛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類賞賜。土官達官，開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巡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為寒苦。近因各處災傷，幸蒙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觔。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

夫脚解到每件量價値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價運補解太倉後但彼處官員視爲泛常累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延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艱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既開遼東荒地收成糧食頗聚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飢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鏑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今無不爲常例將前

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爲處置或暫折收賫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齊意邊

儲因遼東屯種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奈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夤緣爲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旦，糴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清積蠹，遼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倉，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閑地腐爛相積，邊境恐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之用、海州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十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廻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顧脚盤費、多者要七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雖用心催儧、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負、力疲財殫。卒難取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

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腳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備。厥後河間農興。尤難為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督儲官員。相度賊情急緩。酌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腳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杖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給。俱先定

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
備之克修也

疏　　　　　　　　　　　　張海

安邊方畧疏　　甘肅邊務

一馭戎以定酋帥甘肅即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
爲土魯番侵擾人民奔潰諸夷雜羌來歸在邊安插
積聚數年蕃育日多犨犬豕之人而豢養之有識寒
心已嘗奏行守臣欲令驅遣因彼逋逃窮處不可輕

動至今徒之尤難況此虜心性叵測今轉徙日久不立酋長未有統攝異日釀成大寇卒受其弊今甘肅等係鎮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可以安輯防微杜漸終宜驅出但未有隙可乘耳及譯審都督奄克孛剌都督僉事罵亦虎仙等皆可任使俟哈密平復設都督一人命奄克孛剌治事以罵亦虎仙等分領諸夷則遠有奠帥之託近無几席之患矣一 立法以除亂本訪得哈密夷人馬黑麻打力先使土魯番因叛附之尋率番衆入寇戕殺罕慎奪

據城池、後冒充番始入貢、則糾合哈密諸夷、挾順土魯番、殘滅其國、至今一國夷人、怨入骨髓、此賊家屬。有寄在甘州者、乞責令撫夷官密為防範、俟哈密恢復之日。錮之本地。以待彼賊或來歸者擒之。治以重法、則內以懲創夷人。外以陰剪土魯番羽翼、禍亂可息也。一重譯以審夷情、中國之於夷狄。其情難知。如得其情思有以制之、安能為中國患哉。今訪之土魯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營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戈甲不滿三百。軍馬不滿三千。親黨俱亡。止

凡一人。與相讐殺。左右親者十一人。與治國事。外無近番可爲之國。內無中國交通之人。昔狼何欲約匈奴絕漢。趙充國勒覘諸羌。毋令解仇。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今土魯番之情狀事勢。卒難周知。乞勅甘肅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跡其虛實。或用世衡之謀。使彼親者相離。或從充國之計。使彼仇者不解。俟時而動。則虜情前知。爾筴先定矣。一先討以遏亂畧。阿黑麻蹯據西域。交搆叛夷以規貢利。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

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有莎車之罪。執陝巴。有郅支之惡。臣計此虜。專仰貢路爲生。此可以計屈。未可以兵破。若仍務姑息。恐墮其計中。以占哈密爲利階。以養陝巴爲奇貨。亂將何時巳邪。乞將今之賞賜土魯番使臣衣服銀兩追回閉關弗通。以困之而兵。戍守以俟發甘州收貯。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將本番使之。其謀擬當。朝廷以經畧無功。海與總兵侯謙俱人男婦拘留。以彰天威。以挫虜志。縱一二人歸諭彼下獄。然其後。至正德嘉靖。亦無成功云酋。自審去就。責重主將。練兵聚糧。爲經久戍守之圖。俟此虜欵塞求通。果有誠意賓服。上請區處。則內振

國威。外定禍亂。哈密可復矣。一 修邊防以固分守。甘肅東州西三路。延袤二千餘里。四當敵衝。盜賊出沒無時。若不因地制利。務爲悠久守備之圖。恐盜賊滋蔓爲禍不可勝言。臣按諸路或當增築墩墻。或當修理壕塹。動有數十百里。取水之路。遠者或四五十里。工程浩大。必歲久乃可成功。乞勑甘肅守臣督官於農閒之時。漸次修理邊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梳木立柵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過窖水之法。使營壘相望。哨守相聞。靖虜安邊之計得矣。一 預調度以足

兵食甘肅地遠寡援一有警急赴京請兵往回萬里。及調客兵緩不濟事邇者議調陝西洮河岷之軍策應。尋復中止然寧夏雖近涼州係腹裏邊方洮河岷雖近莊浪係腹裏地分官軍用之有名無實惟延綏之軍。生長邊陲諳識戰陣。乞勑延綏守臣請選遊兵三千。本鎮操守。專聽甘肅調用及行戶部區畫粮草務足主客兵五萬人三年之食則足食足兵久駐之基也。

言阿黑麻事宜疏

阿黑麻貢使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謹遵成策，凡阿黑麻所貢方物，盡數驅逐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一百七十二人，仍舊拘留不遣，原給賜阿黑麻幷使臣綵段諸物，悉貯之官庫。當日即封閉嘉峪關，嚴絕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兒罕使臣來貢，仍左驗放入。其來自土魯番者，一切拒之。萬一阿黑麻自欲送死，則我邊將士及哈密之寄住苦峪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以來，若峪城池修濬者數百丈，哈密并涼地方諸

夷往居莆嶠者。已二千餘人。其行者有所齎。來者有所止。耕者亦頗有其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　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沈泓臨秋

張溍子退 參閱

張方洲集

疏　張寧

乞省買辦疏　省買辦

方洲為名給諫英宗復辟後甚重之銳欲擢用吏部已擬南中忽啟上不許欲待北部有缺欽用

近因買辦煩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大興縣地方廣濶、鋪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鋪戶消乏、乞踏看多

寡均平買辦奉　旨著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

命有蘇湖之責寺文達當匡心不奪方洲克與岳

李少先生當得訓守以去

下物議喧騰謂將減平之常科加大典之新額以

近事言之似爲可用而節財裕用之本則未盡焉切

市情既不可擾而

京師四方輻輳之地尤不宜擾有追呼也

照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粮道方艱倉儲未實而

京師物價不甚踊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政以買辦交

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也若准

所奏差官踏看則必搜求攀指彼此互持切恐貨易

之家咸懷疑懼徵發日甚息本不克居者閉門行者

散去貿遷之源不行物產之來漸少官司又復點按

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期京民之窘迫可待

況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畿甸根本。設或多虞。甚

非所以宅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平告乏。既歸之

大興。倘他日大興告乏。歸之何地。是猶割股充飢。腹

不飽而股就廢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不征。或法

比論爲切事

而不廛。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參入相。齊

後相無擾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民艱

思近圖遠。省用裕民。凡　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

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

賜予營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停罷以甦民困不必差官踏看。

乞除調帶俸軍職　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千餘名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每歲共支食米三十六萬餘石折俸銀四十人萬八（帶俸備操等官不宜速精汰[illegible]亦論）千餘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總計動經百萬之數糜耗錢糧莫此為甚臣聞戰備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又之）將得人不必多官給擾況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

生疎之人既無差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彌年何日為了見今府庫告乏四方飢饉折仍平時錢糧仰給去處多因停免節財愼用正在此時今乃以有限之資而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討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事故及在前至今員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銓選者以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總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奸弊百端軍無紀律乞勅兵部計議照査各處員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

合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各處都司衛所管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冗食之費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有一分之積矣

鄉試時劾奏

劾陳王二輔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秖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關

陳王二公有此舉動一時物議爲之沸

然而畢竟意亦錄此小譏其爲人

宋范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

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擬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況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談子德、有所失則峙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爲其子暴才稱屈于　朝廷之上哉。耶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徒、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

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設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殺公濟私、要君脅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

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臣、以居內閣、用昭輔弼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材斯出

書

答陳彥章　　處州山寇

凡制師破敵、莫善于自重、莫不善于自輕、以敵爲重

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者。始能醫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以敵為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死勝敗之機。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毒不為不甚。其於藩鎮不為不近。出將遣師。不為不專且久。其曰士卒不勇。猶有所歸。苟徒曰山川不可用武。設使鴟義矯虔。負固益甚。終不然。則棄其地耶。披巉履險。莫若劍閣。而鄧艾破之。倚山靠洞。無甚封源。而黄貫破之。在得人何如耳。古人用兵。告之衆人

叅之天時吉而後舉況乎以新來之師而入險危之地正宜按兵輯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脫甲冑刃輜重扼其前援兵斷其後營壘未成號令未施而賊已與之接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夫將莫難于兵之所恃也莫重于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逞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此必破之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茲銳既倒餘鐵頹然卒至我師喪氣無復取鬭之心賊勢益張人心益懼其原

皆起于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証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聞問切必得其源投之一匕可坐而起苟寒則溫之熱則凉之因襲陳方罔知腠理吾見其能砭病者矣賊以乘勢方欲連兵吾以前日之鑒正宜撫慰衆心坐定謀慮布既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幾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舍其去而弗追遊哨其隱伏之區窺覘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非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圖之所謂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而勝之此擊

險之法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猶前日之兵也巳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其一陽氣之駁陰氣之蝕也卒至折車倒轂馬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未嘗不由於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為藩籬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有以行未有威不能制而可誘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死必容人之生諭以利害誘其順從如不用命兵且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既慮信之不行又懼力之不贍執巳之疑而欲人之無疑

不可得已。及其鋒力既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爲辭彼雖至愚獨不知此耶今乃番然自來畧無回互。此正天與之機也。正宜因其酋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胆。以釋疑懼之意。呈乞詔宥。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幹有年于茲。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覯快執。若獲大捷。威既不行。信復不立。將何以固衆志哉。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爲手足者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攻。用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寡

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今日宜勞之以禮勸之以義明生靈無辜之冤以激其心舉從事跋涉之勞以慰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効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期定會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天因人逆已然後驅而陷之死地賞不徧及罰不致嚴營居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昔李晟以孤軍而破強敵謝玄渡淝水而破秦兵豈勢均體敵而然有以厲臨士卒故也此

於處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處置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嘗知有謀也。惟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于狠犬自投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姑自前日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過乘南賊之亂、恃摽掠之富、依山道險、輕吾兵之無略而已、今南賊既破。則聲勢倒矣。南師既還。則士氣益矣。久禦我攻。則欲掠無所矣、力過德驗、則山川不

足恃矣。譁然一呼。行伍響應。數卒發勇。羣賊奔潰。則彼此之情見矣。其所以堅持不服者。特以叛逆之餘勢不可復生。與其死於彼。不若死於此故也。今　皇上以天地好生之仁。降賜綸音。使之自附。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悍疾忿戾。有不服顧。誠聖人之心也。設使　天誅遲之數日不下。愚不知其成功果何如也。雖然猶有一焉。竊聞虞書曰分背三苗。周書曰除惡務本。在今日雖無事矣。尤當以此爲意。

跣

齋醮進香

諫止進香 本之呂楷表

臣聞釋道之教遂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于無為彼佛　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强于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子嗣俱絕不過百

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廻之空談、警動于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曩在青宮、繼登　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辯、洞明深識、允蹈弗行、當卽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　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吽化不便爲詞、多

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
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
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
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
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
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
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
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

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羅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齊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

（然則此疏 憲廟初所上，公于時亦將外轉矣）

聖學不無略有所妨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

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

明道術之謫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

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

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

矣

碑

海寧縣障海塘碑　海寧障海塘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

峙如門，是爲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泝洄渟滀，稍涘出彈若隋，則口隘潮束，仄擊于塩官隄岸。宋嘉定中，潮汐衝塩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由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横溢，衝圮隄塘，逼盪城邑，轉眄曳趾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略盡。郛不及者半里，軍民翹隋奔竄，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於府，府守陳上其事于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察御史侶。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按察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咸集厥地，周視僉謀，區

畫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口君宜任重有所給之從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甚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通判何兼揔工役初用漢揵絙法不就乃斷木爲大櫃編竹爲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趨事計以日發致月工與壘稍復爲力漸易業可待就時盛暑公有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奏鮮定賦非但疏濬而已今民蕩析未寧農稼方作飢勞野

聚必有疾疫未可亟也內是作治雖嚴閒輒撫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舍惠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副隄十里衛灌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流徙之念歲八月堤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倍厚覆甓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亟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艱將官寡謀誑以巽術令之深劾鉄神遺跡近在吾少歲猶見大父

行於倦流沸而道其苦辛者　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貲累鉅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錢公以一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厲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皇若遇勍敵雖有優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濟我以成我稼穡以寧

我婦子、凡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奈之何泯沒其德、遂相率具書幣走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之渾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攷、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慤人
錢爾進及甫叅閱

劉文和集

疏　　劉珝

慎服食疏　服食

臣風聞近日內府有術士造紫霞杯者蓋紫霞杯以（憲宗時頗尚方技多傳陞之官此其類也）硫黃為主本草云硫黃太熱有毒夫五臟柔脆只宜

平和、不宜餌此燥烈之物、况金石之藥、古人所忌、硫黃硃砂、此正金石之藥也、 皇上春秋鼎盛、聖體方強、臣恐術士巧飾虛詞、有以此杯進御、一或用之、倘有後患、追悔莫及、臣子之心、日夜憂惶、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萬幾之暇、清心寡欲、靜以頤養、則血氣自然平和、可以無疾。凡一切熱補之劑、悉宜峻絕弗用。醫書云人年五十以前。不可服補藥是也乞將造杯之人、斥逐于外、無使出入內府、熒惑聖聽

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免立五嶽廟碑疏

五嶽廟碑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鎮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須神功德、正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況神不享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

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嶽鎮海瀆。各須賜一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謙 罷西厰

竊惟東厰之設。實自 太宗皇帝。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之。犯于法典。仍下所司究治。此亦當時權宜之制。一向 即罪背也 因而遵行。未曾敢易。近日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

皇上特設西廠官校暫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反至不安其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 聖明洞察事機特將西廠革罷官較悉回本衛庶使舊制不爲變亂而人心自安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蒙俞允故不避震怒再此申瀆臣無任待罪納忠之至

開言路疏 言路

臣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

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
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

而適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獎人使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鉗結

于平時哉。設若有甚于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 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記

濟寧中新閘記

濟寧新閘

濟寧郡南河曰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淸。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夫往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洸及徂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舸商船、鱗集麻擁于濟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于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更益以閘、曰上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鑱石以岸、中僅二丈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檝師、至此皆駢臂束肩、瞪目不敢

前前此司運者不知其幾漠然以爲秦越乃成化甲午秋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自得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艮于行乃檄東臬憲副陳公某卜吉偈屬其眷搁列綖鋪撤其橋去其石堆披材葦壞撥腐曠淤培高即畢疊石爲址琢石爲柱覆石爲梁甃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肯事于乙未二月奏功于四月既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爲拖橋一易濟安爲渡舟二於是水陸無滯往來之人咸稱曰快凡糜錢十

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色之需以百計、財因素蓄、民不告勞、爰是工曹主事儲公明謂斯傑跡、雖由衆力、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不刻文于河滸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微、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于江淮。宋漕仰于汴。元漕仰于會通衛潞、以其通于都。時然而然也。我國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今日。

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餉運不乏，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江浦臨清，人爲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

鎮戎千戶所記　鎮戎千戶所

陝西于天下爲雄藩，臨戎控虜，而中國之警，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間制禦之術，攘却之功，隨時代爲強弱，可考見矣。開城在平凉爲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衍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爲范文正公、禦李元昊諸砦堡之一，紀志雖無徵，

要亦云然、南有黑水口、海剌都魏王城韋州花馬池、寧夏中衛、其北則接西安州乾塩池、打剌赤靖虜衛周圍險曠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設置千戶所、守禦于其地、事未舉、以兵部大司馬召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爲巡撫時、整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　上以爲然、未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瞿廷蕙、實相與共圖之、方伯爵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于是因

遺址循定制築壘焉、甎瓦陶諸野、木石採諸山、兵民
若干、並力偕作、晨夜罔倦、工未就緒、庭蕙丁內艱去、
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
門止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
憲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
成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閑城在
宋屬鎮戎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
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既修
而邊有備、不可不書、乃乞文于某、某嘗考宋史矣、昔

夏人爲患茲土、往往有可除之勢、然機會至而宋不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横、固宜一奮而擣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于宋取。乃屬其子德明。以歸宋爲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衆。而壓其境。覆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昊勢焰紛紛。横不可遏。而實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元昊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説、捐數千金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内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人失之卒至于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于夏者以有契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党項故于夏有怨者累年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背約叛服不常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讋不知出此而乃復加册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大抵宋之爲國武不勝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隱忍養寇不耻葢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修外防孜孜求治而仁宗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夫我國家以武功

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甘凉，而戎虜不敢以犯天誅，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為為文正公經畧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朝廷之所以盛也。

重修大小清河記　清河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于歷城之趵突泉，中滙清潔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于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鹽徧于齊，諸道水利鮮與為儷，自永樂初堙塞不通，水失其

徑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
癸巳冬叅政唐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
曰今二河為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
為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
可以濟民者患而不知為政惡在其為民父毋也疏
河之責其請當之敢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
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即率屬理之無
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吾知若必能辦此其
行無或源潔遂躬任其責焦勞靡寧擁節宵征相視

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水備淺又置瀦水閘防漲置減水閘閘旁各鑿月河總豐閘二十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即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若干文民凡百萬七千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百五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戶口塩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費是役也財不出于官不取于民而濟青之善利以完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既成都憲公爲疏源潔修河之勞于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某東人也尤便之自夫洪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川古聖賢第一功也移天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人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國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虐歛靜而勞則難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害于堙塞迫于歲饑若終不能爲者頻都憲公獨知遠覽預定事機多方設法旣息小淸之患并通大淸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斯民歷年荼毒盤剥之苦一旦告除非萬世之利而何哉